

中国流派文学精品文库

总策划 曾果伟

湖南文艺出版社



古代 十大 词曲 流派

主 编 黄天骥

第一卷

欧阳光 选注 ⊙花间婉约派 ⊙苏辛豪放派 ⊙清空典雅派



中国流派文学精品文库

总策划 曾果伟
湖南文艺出版社

古代十大词曲流派

主 编

第一卷 (

欧阳光 选注 ⊙ 清空典雅派

[湘] 新登字 002 号

中国流派文学精品文库

总策划: 曾果伟

古代十大词曲流派

主编: 黄天骥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0.625

字数: 1,582,000 印数: 5,001—7,000

ISBN 7—5404—1713—7

简易精装:

I·1374 (全三册) 定价: 86.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 望城县高塘岭镇郭亮路 69 号 邮编: 410200)

写在前面

黄天骥

我们把词和曲的流派，分为花间婉约派、苏辛豪放派、清典雅派、金元疏快派、晚明蕴藉派、清初阳羨派、清初浙西派、清代常州派，以及本色豁达派、文采清丽派等十个大类。

所谓词曲流派，是指在一定时期或在一定条件下，部分词曲作家由于创作思想艺术方法和风格相近，因缘际会形成的集群。我们选取他们部分的词曲作品，按流派加以区分，结集成册，希望有助于读者从审美的角度掌握其风格，加强对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

不过，在词和曲的发展史上，流派的区分，从来就不是严格的。有时候，一些旨趣相近兴味相投的词曲作者，或经常聚集，或彼此标榜，人们便称之为什么派。像《柯亭词论》说：“清词派别，可分三期，浙西派与阳羨派同时。浙西派倡自朱竹垞，曹升六、徐电发继之，崇尚姜张，以雅正为归。阳羨派倡自陈迦陵、吴茵次、万红友等继之，效法苏辛，唯才气是尚。”“常州派倡自张皋文，董晋卿、周介存等继之。”这里讲得有鼻子有眼睛，似乎真有组织健全的什么团体，其实，当时陈、朱、张等人并非明确打击“派”的旗帜。有时候，评论者们把不同时代风格相近的词曲

作家，归纳到一起。为了显示其风格特色，便统称为某某派；有时候，一些作者为了表明自己师法他所崇尚的前人，也会钻入前人的光圈，拉出“派”的名义。所以，词曲流派的结合，既有自觉的，也有不自觉的。或者说，它更多是评论家们以艺术风格来区分创作集群的产物。

在这部书中，我们对词曲流派的划分，既基于传统成例，同时考虑对艺术风格的辨认，不宜过于琐细，因而作了新的分野。例如过去评论家对宋代豪放的词风以及清代几个以地区命名的词派，界定比较清晰，我们便按传统说法予以归类。但有些流派，其范围本来就比较广泛，或者界线比较模糊，我们便根据词曲作家主要的审美倾向，予以划定。例如对散曲，过去人们分为本色、文采两类，我们觉得这过于笼统，因为作品的风格，除了要看语言特色之外，还要注意创作韵味等问题。因此，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作品的意象气韵，予以“本色豁达派”和“文采清丽派”的区分，至于把唐宋的“花间派”与“婉约派”合在一起，是因为它们的艺术风格，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实际上，花间派是北宋词婉约派的鼻祖。清人郭麟，曾把词分为四派，其中“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一类，即以花间诸人及晏殊、欧阳修为代表”。（见《灵馆芬词话》）他也是把花间诸人与北宋婉约派词人归为一派。我们认为这样做，或许更有助于读者对词风总体的把握。

由于词曲流派的形成，与作者的审美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审美思想又是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出现的意识形态，因此，词曲流派的产生，总与社会上某些阶层的出现有关，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某些阶层的利益，像北宋苏轼开拓了词的境界，

以诗为词，其后衍繁成豪放派，这和宋代出现了敢于正视、干预社会现实，敢出思考人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有关；而婉约派的词人，无论是出身于官僚贵族，或是颇接近市井平民，其作品题材多限于离情别恨，并且以含蓄委婉为美，和政治现实保持距离，这又反映了另一类知识分子群体对人生、社会的态度。不同流派的出现，体现了不同的阶层审美观念的差异，这是思想活跃的标志。当文坛上千人一面的局面被打破、各个创作流派争妍斗丽的时候，也正是文坛上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的时候。

要说明的是，我们把某一位词曲作家归入某一派，是根据他的主要作品表现出一贯、稳定的主导风格来界定的。其实，由于现实生活无比丰富，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多种多样，不少词曲作家能有几副笔墨，写出不同风格的作品。同时，由于作家生活道路的变化，对人生和艺术的理解会有发展，因此，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其创作风格也会发展变化。可见，艺术风格既有一致性、一贯性，又呈多样性、可变性。像柳永的词作，无疑应该归入婉约派，但他的“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登楼。”（〔八声甘州〕）竟不乏沉雄的意蕴，显然不是用“婉约”一语涵盖得了，如果让二八佳人敲着红牙檀板低斟浅唱，未必能表达出其中神髓。至于一些以作家活动的地域来区分的流派，被列为同派者，往往是由于他们共同师心于乡里中的大家，像生活于浙西者尊崇朱彝尊，生活于江苏者尊崇陈维崧，或与朱、陈有较多交往，或与朱、陈的审美趣味比较接近，便被分别列入“浙西派”或“阳羡派”的范围。其实，即使在同一派内的作家，各人的风格特点，也会有明显的区别。总之，我们不能把流派区分得过于严格，不必把问题绝对化，既要承认流派各自贯串

着主导的审美观念，又要看到流派之间，界限模糊。这种错综复杂的文学形态，正是现实生活无限丰富的真实体现。

本书的选目注释工作，分别由欧阳光、钟东、戚世隽三位先生完成。其中，词的部分，欧阳光负责花间婉约派、苏辛豪放派、清空典雅派的作品选注；钟东负责金元疏快派、晚明蕴藉派、清初阳羨派、浙西常州派的作品选注；曲的方面，戚世隽负责本色豁达派和文采清丽派的选注。在注释方面，力求简明扼要，其间参阅过许多前人的成果，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成果，这里恕不一一列明。

总目

花间婉约派 (1)

温庭筠	皇甫松	韦庄	薛昭蕴	牛峤
张泌	牛希济	尹鹖	李珣	毛文锡
魏承班	顾夘	鹿虔扈	欧阳炯	孙光宪
冯延巳	李璟	李煜	王禹偁	寇准
钱惟演	潘阆	林逋	杨亿	沈邈
柳永	张先	晏殊	宋祁	欧阳修
沈唐	晏几道	王观	魏夫人	李之仪
秦观	李甲	赵令畤	贺铸	仲殊
李廌	孔夷	孔榘	谢逸	曹组
陈克	周紫芝	李清照	吕渭老	朱淑真
赵长卿				

苏辛豪放派 (431)

苏轼	黄庭坚	晁补之	叶梦得	朱敦儒
李纲	陈与义	张元干	岳飞	陆游
张孝祥	辛弃疾	陈亮	刘过	刘克庄
陈人杰	文及翁	刘辰翁	文天祥	邓剡

清空典雅派 (709)

周邦彦	姜夔	史达祖	张辑	高观国
-----	----	-----	----	-----

卢祖皋 吴文英 陈允平 周密 王沂孙

蒋捷 张炎

金元疏快派 (877)

宇文虚中 吴激 蔡松年 完颜亮 蔡珪

刘著 赵可 刘仲尹 刘迎 党怀英

邓千江 王庭筠 李晏 赵秉文 完颜璘

董解元 完颜璟 辛愿 李献能 李天翼

王渥 景覃 高宪 王予可 王特起

张中孚 折元礼 李俊明 高永 元好问

段克己 耶律楚材 萧汉杰 李治

许衡 刘秉忠 赵文 白朴 耶律铸

王恽 张伯淳 魏初 卢挚 刘壎

刘敏中 仇远 刘因 吴澄 赵孟頫

曹伯启 张弘范 姚燧 陈孚 吴存

鲜于枢 虞集 袁易 王结 欧阳玄

张埜 王旭 安熙 许有壬 张翥

李齐贤 周权 李孝光 赵雍 宋琨

罗志仁 倪瓒 司马昂夫 李珣

萨都刺 邵亨贞 黄子行 刘铉 曾允元

刘天迪

晚明蕴藉派 (1077)

李攀龙 王世贞 于未 王锡爵 徐渭

赵南星 屠隆 汤显祖 焦竑 陈继儒

卓发之	吴 宪	雷 迅	魏大中	钱士升
王 坊	郑士奇	徐 燊	孙承宗	施绍莘
董斯张	范文光	陆锡明	陈洪绶	徐石麒
计南阳	沈宜修	王彦泓	沈自徵	杨士聪
万寿祺	陈子龙	夏允彝	来集之	黄周星
金俊明	方以智	朱一是	吕福生	吴 易
吴闻礼	张 逸	程 颢	胡 介	孟称舜
邵梅芳	邵 嶙	钱光绣	沈际飞	姜实节
杜 濬	沈士钊	沈钟鹤	天随子	今 释
归 庄	叶小鸾	郑如英	陆 钰	柳如是
王夫之	彭孙贻	余 怀	沈 谦	张煌言
夏完淳	屈大均			

清初阳羡派 (1199)

陈维崧	徐 灿	陈维崧	陈维岳	陈维岱
陈履端	陈 枋	曹亮武	万 树	蒋景祁
史惟圆	任绳隗	孙朝庆	徐喈凤	史承谦
史承豫	任曾貽	储秘书	蒋士铨	郑 燮

清初浙西派 (1285)

朱彝尊	李良年	李 符	龚翔麟	厉 鹗
朱声希	沈皞日	沈登岸	邵 瑛	陆 蓁
汪 森	陆 培	吴 焯	陈 章	江 昱
江 昉	吴锡麒	郭 麐	倪稻孙	

清代常州派 (1377)

张惠言	张 琦	董士锡	周 济	黄景仁
恽 敬	李兆洛	丁履恒	左 辅	钱季重
陆继辂	董 毅	张曜孙	陈廷焯	谭 献

本色豁达派 (1487)

商 挺	杜仁杰	王和卿	不忽木	刘秉忠
庾天锡	马致远	冯子振	贯云石	贯石屏
关汉卿	邓玉宾	邓玉宾子	陈草庵	侯克中
姚守中	赵明道	张养浩	白 贲	范 康
曾 瑞	沈 和	施 惠	睢景臣	赵禹圭
苏彦文	刘时中	孛罗御史		阿鲁威
邓学可	薛昂夫	钟嗣成	吴弘道	钱 霖
元文苑	高安道	高克礼	查德卿	张鸣善
宋方壶	汪元亨	杨维桢	刘庭信	兰楚芳
真 氏	景元启	吕止庵	李伯瑜	唐毅夫
秦竹村	沙正卿	胡用和	王大学士	
施耐庵	元代无名氏		汤 式	杨庭和
王九思	康 海	常 伦	李开先	张 鍊
高应王己		冯惟敏	刘孝祖	薛论道
史 槃	朱载堉	赵南星	陈所闻	冯梦龙
沈自晋	贾应宠	毛 莹	叶承宗	徐石麒
沈永隆	石 庞	蒲松龄	金 农	郑 燮
徐大椿	王庆澜	范 驹	仲振履	张应昌

赵庆禧 陈钟祥 朱冠瀛 易顺鼎 沈祥龙
黄 荔 清代无名氏

文采清丽派 (1889)

元好问	杨 果	商 道	卢 摯	姚 遂
白 朴	盍西村	胡祇遹	王 恽	王实甫
赵孟頫	滕 斌	王伯成	王廷秀	珠帘秀
鲜于必仁		郑光祖	赵 雍	周文质
虞 集	范居中	王元鼎	李 洞	萨都刺
乔 吉	赵善庆	马谦斋	张可久	任 昱
徐再思	孙周卿	顾德润	王仲诚	李邦基
沈 禧	周德清	班惟志	萧德润	曹 德
吴西逸	李致远	朱庭玉	杨朝英	倪 瓚
吕天用	王仲元	王举之	李伯瞻	赵显宏
李德载	季子安	元代无名氏		朱有敦
王 磐	唐 寅	杨 慎	陈 铎	沈 仕
黄 峨	吴承恩	金 銮	梁辰鱼	张凤翼
陈与郊	沈 璟	王骥德	卜世臣	施绍莘
李翠微	夏完淳	蒋琼琼	景翩翩	尤 侗
吴 绮	沈 谦	朱彝尊	洪 升	孔尚任
林以宁	徐旭旦	厉 鹗	蒋士铨	吴锡麒
石韞玉	詹应甲	王景文	许光治	凌廷堪
吴淑仪	杨恩寿	托盍懒云		

花间婉约派

花间婉约派简述

花间婉约派为唐五代宋词的重要风格流派之一。

尽管词的创作上存在着不同的风格流派早已是人人均能感知的创作现象，然而明确提出词为婉约、豪放两派，则是肇始于明人张綖。綖字世文，号南湖，江苏高邮人。他在明万历间所著《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张綖在这里所说的虽然是“词体”，但究其本心，与今天所谓风格流派的意思是相近的。故清代王士禛在其所著的《花草蒙拾》中即将“体”、“派”混而为一，云：“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自此，将唐五代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以此来评品词人词作，撰述词史，就成为一种传统的作法，并为大多数学人所接受。

与豪放派词乃是在词的发展变化中逐渐形成的不同，婉约派词差不多可以说是伴随着词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而与之俱来的。

首先，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娱宾遣兴，用佐清欢；演唱的场所多为宫廷贵家、秦楼楚馆。正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所说：“则有锦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在这种情况下，“以清切婉丽之词，写房帏儿女之事”，似乎就成了词

的固有属性，使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走上了以婉约为宗的道路。

其次，词作为由诗衍变而来的新兴韵文体裁，除了具有与诗相同的共性之外，还必须具有不同于诗的独特的个性，才有独立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在它的初兴阶段，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这即是所谓“尊体”的问题。最早的词作者对这一点显然有着一定的自觉意识，“诗庄词媚”、“词为艳科”，以及后来李清照所说的“词别是一家”等认识即是这一自觉意识的体现。在这一认识指导下，当时的作者很自然地对诗词加以分工，在词里多写一些酒边花下的抒情文字，而把一些议论、言理的内容放到诗里去表现，从而形成了词在内容上侧重儿女风情，结构精细缜密，音律谐婉，语言清新绮丽的风格特色。婉约，正是对这一风格特色的集中概括。综观词的发展演进的历史，尽管后来各种风格流派层出不穷，争奇斗妍，各擅胜场，然而婉约作为词的主导风格的地位一直未被动摇。

追溯婉约词的滥觞，当从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谈起。温庭筠是唐代文人中致力于填词的第一人。其他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不过是偶一涉足而已。温词善写闺情，内容与齐梁宫体相似。艺术上则浓艳香软，深隐细密，蹙金组绣，曲折委婉。与温齐名的另一晚唐词人是韦庄。其词风与温略异，较为疏朗淡雅，自然清秀。

五代时，偏安西蜀的一批词人，以温、韦为宗，创作了大量以冶游享乐和闺情离思为题材，艺术上辞藻华美，风格软媚的词作。后来，后蜀卫尉少卿赵崇祚将这些词作辑录在一起，计词人十八人，词五百首，取名为《花间集》。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文人词总集。后人因此称他们为花间词人或花间派。花间词婉丽绮

靡的作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代时，与西蜀花间词并峙的另一个词作中心是南唐，主要代表作家是冯延巳和李璟、李煜父子。

南唐词的题材虽与花间派并无二致，但在男女情事的描绘中，往往融进了感时伤乱的慨叹，以及对于“人生无常”和“世事难料”的悲哀，因而在整体上，具有一种较为厚重的、凄艳沉郁的风格特征。特别是李煜，他降宋以后所写的一些名作，哀伤身世，自诉衷曲，把历代诗歌言志述怀的传统引进词体，改变了花间词仅用于应歌，流于艳科的趋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对李煜在词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

宋初婉约词的代表作家首推晏殊与欧阳修。他们的词以小令为主，题材也不外乎男女恋情、闲情逸趣之类，但言情缠绵而不轻薄，用辞华美而不淫艳，具有清丽明媚的风格特征。与他们风格相近的词人还有宋祁、张先，以及晏殊之子晏几道等。

自花间词以来，词所用体调都是小令。这一局面由于柳永的出现而得以改观。柳永精通音律，对民间的新曲调十分熟悉，倚其声而填制了大量慢词，使得词体制加长，篇幅增大，音调更加繁复曲折，句式更加富于变化，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词的腔调和表现能力。

另外，柳词的题材内容也较为阔大。除了男女情爱的传统题材之外，羁旅行役、自然景物、都市风光等都成了柳词表现的领域。在表现手法上，柳词多用赋体，长于铺陈，传情状物，备足无余。语言运用上则大量吸收当时民间流传的口语、俚语入词，一扫花间词雕琢词藻，镂金错采的陋习。这些创新，给婉约词带